游藝塾續文規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五

趙田逸農袁黃坤儀甫輯

門人劉有執無競甫閲

男袁天啟若思甫訂

嗣男巢綸袁仲韶甫

姪孫袁祚熈載之甫　仝校

了凡袁先生論文（舊文規所刻者一篇不載）

作大股當知起承轉合之法幾句起幾句承幾句轉幾句合此章法也毫不可紊紊則重復襍亂之病出

矣庚戌會試湯懋昭講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云道吾所當躬也必先勉強以行之而遑遑爲惟日之不足者夫固以求行之無愧耳由是而時可言焉然後以其積諸躬者見諸詞而不徒爲空言之飾也德吾所當修也必先果行以育之而汲汲焉不容以自暇者夫圖以求吾行之無疚耳由是而事可言焉然後以成于內者宜于外而不徒爲尚口之勞也首二句是起次二句是承由是一句是轉然後二句是合極有次序前一比以道字為骨董子曰勉強以行道書曰道積于厥躬今第二句云勉強以行之第六句云積諸躬皆不露道字而暗以道相承也後一比以德字為骨果行以育之曰成于內皆暗承德字前輩

作文用句用字皆有来歷不似今人之鹵莽也丘瓊山在會試場中得王守溪卷讀孟子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王講兼夷狄云不有以兼之吾知其披髮而左衽矣因捲卷而思猛獸句難對徐觀王卷乃云吾知其弱肉而強食矣遂擊節嘆賞前輩作者類有苦心而閱者亦不草草如此夫作文之法有懇到之意又須出之以沖夷有切寔之思又須潤之以丹彩有奇特之見又須運之以渾融故不特造理素意之難而修詞亦未易也一句未工凭經推鑿一字未妥累費推敲寸心幾嘔脩

髣盡枯文何容易哉

凡一股該一意到底若用兩意便襍矣假使一兩句說完題目以下便難措手須洞曉章法庶不重復有推原之法有襯帖之法有涵泳之法有敷衍之法有繳足之法有進一步之法如萬曆甲戌孫會元講如不及末二比云方以日進者自強也而又以日退者自歎也蓋天下之理不存則亡而君子惟勇往以為圖則其心自有惕然而廉守者矣　首二句已把題目講完蓋天下之理以下却推其自強自歎之故所謂推原法也高南麓云精神之奮發方有事乎日益也而日損之慎已動乎其中即心之不自足雖萬

理既得之後而所以防乎其失者惟恐〻乎未已首
泡小夫功之副其心者又安得而不力耶

四題目亦說完即其心之不自足以下又較上深

一下節謂進一步法也支蘭亭講云方求其未得之理而又患失其已

滑脩者與恐惧者交警而至焉蓋不至于與
道〻不色也其愈精進而愈無暇逸者乎不該于
進脩任而又深慮其保持之難時敏者與遜志者
相因焉蓋不至于造道之極不已也其愈深造
而愈
息者

亦首二句說完題意以下皆敷衍法也末

句是譯一語蓋以敷衍而兼涵泳也孫會元講云

敏求不台其心之專也而作輟是防則尚若有不
專者在也忘之疑業惟慮道之終非我有而不能

一日
守矣前四講完題目後三句都繳足其意而已獨

陸廬江講云功專于企及所以防其失者非不至也而終其身皆此企及之念則常惧道之與我猶二之焉而精神與道体俱疑矣充一氣到底是心也必深造自得而後無遺勲矣乎無迹可尋蓋此題諸公皆有提有繳中間只作六比初二比用流水法一比講如不及一比講恐失之次二比對搭講每股中上半講如不及下半講恐失之故末二比另須變法若復從頭講下又與次二比同格矣是以諸公皆用兩意對起大率文字若前二比單起後兩比須雙起此自然之文勢也陸兄舉業熟變換多故不拘常調而亦不重復大率章法只是一

意說下為妙戊辰會試沈鼓門講是知也四比皆看

重復初二比云自見之真而人情之易欺者不衛之欺則無待乎外而聰明之德已完固心之所以昭融宣朗而獨得乎衆數之表者也自信之審而人心之易蔽者不為之蔽則反觀于內而膚知之德已徹固知之所以光明洞達而實會夫聆曠之原者也固心之所以二句即

衍上聰明之德一句一氣接下且先說自見次說自

信極有條理又前比說心次比說知其說知處又頂

上心字來如蛛絲馬迹牽連不斷後二比云其任之為知也吾不嘉其有徧觀之識而嘉其有內照之神蓋常明常覺之休本如是而吾能弗之累焉耳矣是雖未嘗博物洽聞以為知而獨養之知非吾心之真知乎其辯之為不知也不見以為有知之累而適足以見其

大觀之推蓋天神天明之体本如是而吾能弟之昧焉耳矣是雖未嘗多聞多識以爲知而獨得之知非吾心之良知乎首三句是起次二句是承是雖一句是轉獨覺之知二句是合蓋前面都不說殺至末二句合處方說到題目上法而不冗可式也總看此四比文字前二比從心上說到知上心字虛知字實後即承知字分作二比較前又實矣蓋知不知原是題上字眼也

股中立柱第一忌陳腐如窮達常變之類一見令人可憎第二貴切題講聖人題用不得明德作柱講三

代以後題用不得皇獻帝載作柱其餘如細題用不
得作柱做此推之講聖人題則先行後知其餘如先
本後末先体後用先一息後萬年等各宜看題下筆
不可紊也
兩扇既立柱其遺詞各宜聯絡照應然須如灰中線
路草裏蛇踪默默相應可也湯懋昭先行其言而後
從之股法最佳餘如瞿師講事君敬其事云小而為服米之
目也其事雖小亦必有難盡者則思任使之未稱而精白以承之翼翼然怵惧事之或曠而已矣大而為
服休之臣也其事愈大尤必有难盡者則思付託之未敍而供格以圖之兢兢焉惟惧事之或忝而已矣

以任使粘小以付托粘大有任使則曰曠有付托則曰忝皆隱丶相承移易不動前輩細心處也今人不知脉絡者固不足言其知者又多數揮柱頭而反與題目相遠蓋顧奴失主也

凡文字不可無筋骨股中之柱蓋筋骨也藏則渾厚露則怒張歷觀會元之作藏者多露者少丁丑馮開之講行已有耻三句云所行著綱常而行不為苟合蓋禀乎以耻自防矣而用于閔家則可以為使一出而國体以重焉此其蘊藉何僤也所惜者道義而名不為尚成蓋卓乎以耻自持天而使于他邦則可以專對一言而辱命以申焉此其抱負何宏也曾閱本房批卷極

賛此二比擅場渠中間雖用綱常道義而筋骨全在虛字上先曰任後曰惜、生于任也先曰行後曰名、生于行也先曰合後曰成始合而終成也先曰防後曰持防暫而持久也先曰用于國家後曰使于他邦由本國而出使也先曰可以為使後曰可以專對為使而後有言也先曰國体重後曰君命中本題只有君命字由國体說到君命上此文之有法度者也大率兩比文字要似一比故題中字面俱在後比收之吳中先輩陸儼山舉業極細所及見惟滄浪之水

清芳一篇全在虛字眼上着力如先曰予何幸焉後曰予甚幸焉何字甚字其筋骨也荊川先生用此法甚熟如講從我者其由與先曰其誰與後曰其由與皆從而虛而寔也開之進場時嘗與余論此甚備及進場作文遂全用此法甲戌孫月峰學如不及中二比用知行末二比無柱極渾融合縫時習言其久敏求言其銳作輟言其功得喪言其驗道字虛學字寔亦非鍔無分別也曹會元平日文字極露筋骨於此會試墨卷其至德無迹二比亦自渾融

信題講是知也云非必探賾索隱而後可以語多也即以一念獨知之天而所以

矣內照之明者在焉其知之者信于理之知也其不知者信于心之知也盖有限之力通之以不味之心不天下之真知不遠于心而謂之矣非必傳物洽闊而後可以語知也即以一真自娟之境而所以為太观之指者在焉信于理者知圖知也信于心者不知点知也盖無隱之誠所以善藏其有竟之用而者心之良知無待于外而自足矣

探賾索隱與博物洽聞亦是柔筋脆骨至第三句題意已完其知者四句是襯貼法只多了有限之力二句便不清楚氣亦不順無此二句詞過尖巧有傷太雅寧拙毋華為是故也前比云其知者信于理之知也後比云信于理者知固知也一起

一承自相終始亦文之有法者以上六件作文語

按說文云論者議也反復辨難以求至當者也劉勰云論者倫也弥綸群言而研一理者也故論之為体辨是非別妍醜即疑以求通研深以入微労于有象追于無形凡受題下筆必有一段出人之意見裁之為千古不可磨滅之議論方為入彀或槩古今所不决之疑而出真見以剖析之或從衆人意想所不到處而從容裁至理以新人之耳目如讞廷老吏斷獄以片言折衷而人莫不心肯意服若但能畫文臨非

下手必思我若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應酬如何處置必有至當不易之說若蘇子瞻范增論老泉管仲論皆用此法

立意高說理透不爲玄言奇語而見者自然屈服如虢國夫人有天然國色但澹掃娥眉而三千粉黛一時低首此文之最高者也詞理兼修華實並茂者次之意見庸庸專事造語此最卑而最可賤者也近來時論本色愈卑而修飾愈勝專欲藉文采動人自造語外別無工夫矣故須擴充真見洞透至理見得親

切自然斷得分明理既高遠自然言得出衆講性理而洞徹精微論治道而深究利害便是大文字前輩如柳宗元作四維論夫禮義廉耻謂之四維柳謂廉耻即在義字中只可為二維得此意為主又何煩詞采之助哉歐陽修作泰誓論謂文王未嘗稱王發明千古不白之冤蘇軾作賈誼論謂非漢文不用賈誼乃賈誼不能用漢文蘇轍作三國論不取智勇而取不智不勇張本作文帝論謂文帝薄待周勃乃是深愛之而引宣帝待霍光為証意見精確最能最能動

又如蘇軾秦觀皆有晁錯論在蘇軾則謂袁盎非能譖殺錯乃錯自取殺在秦觀則謂漢惟斬錯然後可以破七國之兵其意見皆出常情之外故必熟于世故老于人情有憂深慮遠之明有通微知性之哲然後可以作論非徒求工于文字而已也

論貴圓忌方貴老忌嫩貴雄健忌嬾散貴移易不動忌浮泛不切起伏處貴有照應開闔處貴有波瀾馳騁處貴有節制鋪敘處貴有曲折過接處貴無痕迹譬喻貴親切引用貴確當或沿流討源而血脈整〻或

從根發枝而干條燦然或將無作有而意味甚深或以實形虛而指意如見歲光彪于平實之中發精神于題目之外要使一句一字增減不得而句句有法字字盡心方為合轍只緣學者束書不觀因陋就簡時文之外全不理會先進既以荒謬而中式後進遂以空疎為高致而反笑苦心于論策者為迂闊而失計可悲也已

哉

論議論有破題有承題有小講有入題有原題有大

識有腰有結原係

國初諸儒倣論學繩尺而制此式也中式者中此而已今作墨卷論亦須將宋人舊論一一檢閱有辯論格有詰難格有問荅格有關鎖格有借賓形主格有從淺入深格有摘字貫題格有照題立說格宜徧考而靜參之蘇子瞻王者不治夷狄論乃是制科墨卷六論中之一有冒有承有講有繳規模極整前面間說甚長後面正說甚短及讀之全不覺其長短蓋後面一句轉一句故也今之時論皆有段落殊不雅觀

須融通而変化之如干寶作晉帝紀總論徐伯魯謂賈誼過秦論後僅見此篇然其中間寔以安民立政民風國勢爲眼目惟其筆力圓勁故全不見其比排之迹又如蘇子瞻賈誼論深交絳灌與默默待变本是两柱而文勢融通一意貫串遂成高調皆可矜式者也

劉勰謂論有四品曰陳政曰釋經曰辨史曰銓文近日徐伯魯著文体明辨廣爲八品一曰理論二曰政論三曰經論四曰史論五曰文論六曰諷論七曰寓

論八曰設論今我另設八目一君德二治道三心學四臣道五敬天六愛民七尊賢八評論人品汝等此八類各作一篇場中題目無出此矣

作論之法須依于忠厚止于理義可標致犀彥不可戲薄聖賢可據理陳詞不可以強詞奪正理褒毀而吾獨譽之裝吉人之心章抒千古之幽光若衆譽則不可輕毀也有過處可求無過無過而求有過則刻矣文章之微關係心術學者慎之

論有三等一是性理論貴研精闡微根極理要以左

國之詞華蔑程朱之心事使確然不易燦然有條此最難者也一是敘事論貫獨稽敘源參酌流弊彌綸羣務折衷是非陳法則句句可行警世則言言可惧此亦不容苟作然較之性理則粗而易騁矣一是人物論貫串古今詮次賢哲貶一人而有益于天下則毀之不為薄如韓愈之爭臣論蘇洵之辨奸論皆非無寔之公言也其褒者語不多而美獨至如曾子之稱孔子止江漢秋陽三言耳而大聖人氣象儼然在目司馬遷作孔子世家語愈多而揄揚愈不足徐識

見不侔耳此作論者所以貴有識也

凡作論須要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然後可傳萬形有弊惟理難磨理不勝詞雖工無益也先輩如柳子厚之四維論歐陽修之朋黨論唐寅之議嘗論近世唐荊川之四皓論于之三監論皆確然不可易者也說理既透立意既高不煩彫琢詞華自足千古次之則修詞矣

學作論須將左傳國語韓非呂覽之屬各摘數篇熟誦沉思有作即擬之不似則易之始于擬議終于變

化蓋其初學也惟恐其不似既也又恐其襲焉而不化矣至于変化則心肝骨髓全是古人啟口容声無非高調若待招之而後來麾之而後去已落第二義矣

論貴古賈生過秦其最也論貴圓蘇氏兄弟称絶調焉故學論者取材于古而尤當暢之以蘇文以上八際作論

譚

漢表無四六自唐而後其体始定故塲中之表惟出唐宋及本

朝表之用有六曰進曰謝曰賀曰辭曰諫曰請會場中所用者惟進謝賀而已進表則解題宜詳如書籍則備叙其著作之由祥瑞則徧列其生成之寔賀表則頌聖處宜詳解題處宜畧多有不用解題者以不可及前朝衰亂事也謝表入題自叙處宜詳各自有体

四六盛于六朝然皆風煙月露之詞于政事禮樂典章文物之体未備也自唐開元十二載詔以詩賦取士自此八韻律賦盛行煆煉研摩聲律精細然當時

作者如陸贄裴度呂温輩猶未能極工至晚唐薛逢吳融輩出于場屋頗臻妙境及宋嘉祐治平間相傳四百餘年師友淵源講貫磨礲口傳心授以駢麗之詞叙心曲之事寓行雲流行之態于抽黃對白之中而四六始稱絕唱矣汝今作表須將宋文監中所載諸表從頭一閱而于王介甫蘇子軾諸公所作尤宜盡心庶有古人渾厚氣象而不至于淺薄也

人知四六只是修詞不知以養氣為重如氣弱調卑則成俳矣王荆公與吳冲卿至厚及荆公出而冲卿

盡力排之公倘聞其語國中使傳宣撫問以表謝忱臣本羈單自甘淪棄晚由朴學上誤聖知智曾昧于保身忠每懷于許國謗訕甚巧切憂解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眷憐之至以遠迹久旅之地寬邇言易間之時而離明照晰于隱微解澤頻繁于疎逖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上仁含垢以大智容愚勿使南箕得肆皺揚之狀更令北户坐蒙臨照之光蔚然垂盡之病軀沛若横流之感涕雖困蒙無理猶致命于一餐傾胃昧不貲敢忘懷于九死句句解謗字字精切而

意融語沛一氣呵成此以格勝而不以詞勝者也于晤之表筆力踈暢意象圓融不事修詞專欲達意遂使六朝聲律之文変成渾厚此乃四六中之古作也其謝賜衣馬金帯表云服章在笥賁及衰殘銜勒過庭喜先從御伏以物生有待天施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蝦至陋借滄海之榮光末云士豈輕于千里念非其人言有重于兼金當思所報此繳最佳謝復官表云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縣從縲紲復齒縉紳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

小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何取不敢怨尤尤會真人之勃興與萬物而更始而臣獨在幽遠最為冥頑迨茲起義之初倍費生成之力末云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往愆誤齒何求不獸飯蔬之陋蓋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忠不煩雕琢自合程度真佳作也

四六貴以明白之詞達微婉之意吐氣雍容敘事詳盡令讀者心明而意服予在宝坻當久荒之後逃亡至衆閭閻蕭然而部參政守法嚴征急如星火時張

弘軒為撫臺寬然長者也予以啟求之云叨居一邑大滌五年屋有飢烏野無宿草閭閻悉竄猶征無主之粮田地盡荒更急未畊之賦獻朴徒絲于下吏纖毫無補于

皇家亟撫疲民[illegible]下停徵之令廣招佃客僅成闕上之謀但寬兩月之誅便邀三農之望倘至期而無成效請褫職以謝監司伏願俯遂私求曲撓成法但得稍延于萬命更何願惜乎一官即蒙允諾部公百計求恭提竟不行及秋成邑民爭相輸納歷年所負無

并合欠者部復行文嘉獎予敉諭云向也違令而不
徼期以一官易萬民之命今也回豐而上納遂以一
時完數歲之逋蓋實錄也又繡衣使者至縣取便道
往王田見四野田不茂盛而予方告災謂以熟作荒
牌提詼吏予敉白云天災時有人事宜脩望治無窮
值已稔常如未稔愛民盈切視無傷猶若有傷稽邑
中豐熟之由寔臺下栽培之力尊以聚人為急務故
逃亡至衆而今盡歸來不以屯種為虐文故地土久
荒而今皆開墾然痛定而思痛更宜恤衆之窮當豐

後而保豐豈敢知苗之碩恭承嚴命期竭鄙衷既欲
圖安于未危自應以荒而視熟餐風暴日誰憐種植
之勞暑滑雨祁寒宜動艱難之想代巡見啟即批該吏
免提更以手書慰勞而泰歐之諸不能入矣春秋列
國所以救難扶危者全藉詞命之善詞之不可已也
如是夫
文字貴以理勝雖責人而人不怒乃佳吉甫與子瞻
兄弟初亦相厚後有隙子由作右司諫極論其蠹國
殘民子瞻作謫詞詆之為元凶吉甫既至貶所謝表

啓云龍鱗鳳翼固絶望于攀援蟲臂鼠肝一寘心手造化言子瞻兄弟與我所爭者蟲臂鼠肝而已子瞻見此表笑曰福建子難容終會作文字

表與啟不同啟猶可隨巳創意表須要有朝廷氣象詞極華采而不卑弱語極豪縱而不怒張雍容揖遜有冠冕珮玉之氣乃爲本色王岐公作慈聖慰表云雁飛銀漢雖閱榮于千齡龍繞青山終儲祥于百世滕元發乞致仕表云雲霄鴻去免羅矰繳之施野渡舟橫無復風波之懼此皆以韻勝者也

用事以的確爲難如王陶自陳州移許州謝表云有汲黯之直未允淮陽之郊無黄霸之才願老潁川之守陳州乃淮陽郡許州乃潁川郡黄霸自潁川入爲三公而我不敢願也其的確如此鄧温伯知成都謝表云捫参歷井敢辭蜀道之難就日望雲愈覺長安之遠此四川的確之語也

用事貴切當移易不動范文公隨毋冒朱姓後復姓表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于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于陶朱此聯雖唐人舊語然寔范氏當家故事也

秦少游館職謝啟云竊覩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為學士東海釣客𨑳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且匪朝廷之選用太何寡陋遽爾遭逢三國志蜀秦宓博識孔明呼為學士唐詩人秦系自稱東海釣鰲客張建封署為校書郎是亦秦氏當家故事也葉絡表入泮予賀一聯云雄文初麗頡追少蘊之宗風清德彌光幸守子昂之家法亦葉氏故事也

文字要真切使人可愛可憐乃為妙境丁晉公在海外十二年北還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

白身同旅雁乍浮楚澤之春又謝秘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絶沾春之望人而哀之王荊公因王雱死捨宅爲寺蒙賜寺額謝表云臣生之寸長世叨殊奬賤息奄先于犬馬頹齡俯迫于桑榆獨念親逢莫有涓涯之補報永惟弘覆豈忌香火之因緣又云榮禄雖多不逮養親之日餘年向盡更爲哭子之人真情溢于辭表許安世謫官謝啟云賤貧于有道之朝自知愧耻負犯于可封之日無足矜憐引咎自責深得責降之体

四六格上句起下句應最要呼荅有情丁謂云補仲山之裳雖曲盡于巧心調傳說之羹終難諧于衆口二句如出一線元厚之感荊公薦引致仕後以啟謝曰眷林泉之樂方遂乞骸望衮繡之歸徒深引脰[illegible]滑体其作荊公再相麻云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為開讒波稽天孰斧斨之敢闕世雖競以為工然不免有偏枯之病上句忠氣貫日則與金石為開有情可以相襯下句讒波稽天則與斧斨似無干涉矣此四六之病也

唐宋表俱用四六而體亦不同唐人聲律極精對偶極切如奇珍襍寶鑲合相配銖兩悉稱宋人以聲律之文為叙事之体明暢過于唐人而典麗不及也既曰擬唐擬宋則亦當論其世而各肖之斯為合格

表有聲有律平仄相間宮商迭宣朗然可頌者聲也對偶精切分毫不爽者律也以上十二條作表語

以身言書判四事觀人原是古法至唐而判始腴暢大要貴决斷明允令狐楚自河南召入至閿鄉遇大[illegible]有裨將飼馬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遂大拜裨將[illegible]

遂以馬死畏帥之責具狀請判以爲據公援筆判曰廄焚魯國先師惟恐傷人屋倒闕鄉常侍豈宜問馬報服其當劉貢父作國子監直講英宗幸學諸生迎駕惟直者不得出乃潛出窺探堂官以爲罪申貢父貢父判其狀曰黃屋初出孰不願觀青衿何爲乃獨愧處可免罪諸生聞之閧然稱服汝今學判試于閒時將大明律一條出書不但可以治人熟亦可以律己解得判題明白自然易做矣

自成周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後世專重科舉

太祖高皇帝知其不足以得人也故洪武四年停科舉至二十年後始舉行又當時三途並用以薦舉爲第一最重貢次之科第又次之正統成化間亦嘗行薦舉而吳與弼陳獻章出焉嘉靖初年亦嘗下令重薦舉而事卒難行今舍科舉外無路可進矣然朝廷既不能更科舉之陋規亦當盡科舉之正道凡看經義須觀其識見察其理意而有真心爲國家求賢之意如王陽明閱穆孔暉之文而知其爲東國名流余同麓見帰有光之文而知其爲文章宿英張

江陵閣鄧以讚之文而知其為恬澹無求之士丙戌王荊石老師主試謂不必避二氏百家且要求真才為世用故是科得人為多近來每科建議只用平正爾于

高皇帝欽擇道理之意不復講求只依朱註而于

成祖編集大全之意更不考究甚至題目只出舊者使人人得以揣摩而帖括飽飣之徒盡記舊文以入彀科場本以網羅豪傑而今反為淺庸易售之地非法也又士之長才卓識皆在論策中吾誠不忽于此

而專意檢閱庶亦可以得人即如五判真能体
祖宗立法之意而必求通曉必求合律亦可得深明
律意之人而今則畧不入目遂使同號諸生互相抄
錄五判有不差一字者夫使判而可廢也則奏停之
可也既用之亦須禁諸生不相蹈襲此只在監試官
一加意耳但同號而五判雷同者例貼出不許終場
則人人自愛而判不至于虛設矣今我教汝輩經義
務求心得論策務求博洽表判務求雅鍊彼以虛求
我以實應彼以倒設我以真修彼徒循其假名我則

務為實學此所謂真實舉子也以上三條作訓語

策場全在講解考究切不可記誦之以取獻有司

天地間大學問如天文地理律曆兵刑之屬杜氏通

典以十八事盡之文獻通考廣為二十四目我朱

欲為經濟實學逢人而下問遇事而廣詢作經世畧

三百卷書含齋并取袁氏通史一千卷許為我梓行

不意含齋物故而底稿遂失然其事皆能通曉而詳

說之也汝先將策目列于空簿之上每目留空紙十

餘張我每事先將大旨與汝講明將緊要曲折開註

于首以為本領他日或聞人議論或繙閱經書定有互相觸發之理偶有所得即隨手劄記于各條之後久之淹貫學問愈精遇考而發之為文即為名世之言倘遇事而見之于用即為經世之學蓋有此定本而接人讀書可以日知其所亡不然則聞言若醉釋卷茫然矣

太祖高皇帝開科令曰試策只許直陳所見不許修飾文詞最為有理蓋以策試士正欲其通達治体敷陳維寔粉飾虚文有何用處他日又語劉三吾曰唐

原論事考言今試策是其遺意命

廷試只用策一道又士子在學設官教之而以提調之權歸之有司孟月試經義仲月試論表皆在學官教官主之季月則專試策有司主之其重策如此今時既不重策間有閱策者亦止取其文采而不取其練達故為今之士作今之策文詞亦不可略但當以練治為主工文次之耳昔楚人有體九思者博洽士也謬器予黃葵陽以其父子試策皆不凡語予曰是必有家本予往詢焉曰果有之先祖所討也叢取而

漢奏疏隨類删定者今重訂以示汝於書之寸冊熟記之倘初時以其易記而不讀則臨時欲記而不能矣汝今所登記者必皆使貫串成誦如失今不熟則後日所書愈多愈難温習難自：登記無益也

嘉靖初年言官建議謂周禮乃經世之書當與五經並行請于五策中問周禮一道不尊者有罰故自戊子以後每科皆有周禮問周亦是良法今則不復然矣此非敢悖明制也乃不熟典故而遺之也今須摘其要義尋其大旨而融會貫通之亦是吾儒實學

[illegible]欲博古通今古　與文獻通考今惟宗大明會足矣魯鈍之甚不能偏閱二書但將策目三十箇每去擬作一篇亦勝拾殘膏剩馥以欺主司也以上四條俱係策評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五終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六

趙田逸農袁黃坤儀甫輯
門人劉有執無競甫閱
男袁天啟若思甫訂
嗣男袁儼仲韶甫
姪孫袁祚漑載之甫
仝校

涇陽顧先生論文

一曰鑄意

文之妙未易言也而其原皆起于意意不立則行文

不失之枯必失之淡矣是故有高意有古意有玄意有理意有巧意有破入結即一句一字不可無意然得意不同有興致所得意如湧泉而至者是化工之意也其或題旨牽纏一時未就必須極力尋思未得則求其得已得則求其妙如金錫之數經火力鍛煉精純庶可耐咀嚼而免枯淡之病矣若今文之善鑄意者王閣老鏊應問曰篇唐同諫予未得為篇卲司教天與篇是也

二曰琢辭

意與辭相為聯屬者也意鑄矣而辭不琢將併其意而失之如以奇古之意而裝為腐爛冗襍之辭則觀者但覺其腐爛冗襍之可厭而不覺其為奇古矣況意不甚出人而又無佳句以達之其為俚鄙可笑可勝言乎故寧有辭無意不可有意無辭此辭之貴琢也琢辭者何短則欲棹如歐陽公環滁皆山也一句省出許多字面而意自盡者是也長則欲逸如昌黎公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句字雖多而風致則飄然動人也餘推此類可見

三曰博古

文中詞意必須根據方見有本之學辯以行文貴讀古書如上自五經左國呂覽諸史列傳六子九流之言下自歷代經目性理諸名家文集策論俱要揀閱精粹者一一讀記不惟後場該博而時義中自無杜撰疏脫之病予觀近來舉子僅讀文章軌範數篇自以為胸中有物此管窺蠡測之見徒令識者掩口耳

四曰集成

予觀何仲默先生有言漢之文人工于文而昧于道

故其言樸而不可據疵而不可訓宋之大儒知乎道而嗇乎文故長于循轍守訓而不能比事聯類開其未發故嘗病漢之文其道駁宋之文其道拘隘此確論也所以今之學者博古之後當集其成而用之如呂覽國策則法其高古如六子則法其玄博如四大家則法其華裕如程朱則法其性學羅百家精髓而時出不窮令人莫可端倪譬之富人之家隨取隨足斯其為善屬文者矣國朝惟荊川先生近之故予嘗曰乃所願則學荊川也

五曰涉趣

文枯澁々地非胸中有瀟洒不窮之趣則為文不免烟火塵氣迷障人目近来士子拘々讀舉業書最是困人々一困則意趣便不森發故予嘗謂讀書之暇嘗觀四十家唐詩與蔡中郎傳北西廂記蓋古之律詩即今之排比所以學詩者不惟得其嚴整而其含蓄感慨之趣每々令人醉心至蔡中郎傳情思遠述北西廂記興致流麗學者細味而吟咏之則精神寫景處自有一種仙風道骨恐不減四家之文矣且

讀書漏深時令童子烹茗爇香或撫瑶琴或弄簫管或朗誦楞嚴經一卷此〻若泠然嘘我以清風而不自知者其所謂牽纏困縛之態舒釋盡矣孰謂涉趣之無補于文哉涉者言乎傳而不有也予爲此言頗詆彼不知者聞之將縮頸吐舌矣而在高品同調者必頓足許我也然予亦以俟高品同調者而豈爲不知者言也

六曰化格

看書作文兩事不同看書宛然處多員活處少作文

員活處多先煞處少若天分高學力到則先煞中求出員活〻〻中求出先煞變化如游龍不可捉模矣予觀古人作文每為書旨縛住手脚不得轉舒所以下筆都是纏擾牽合絕無化工天趣如吳江楙靜臺是何等學者荊川方山之道俱賴此君闡揚大有加惠晚輩之功只緣他以看書工夫作文所以細趣雖多僅學得宋朝文字故士子須將題格融化凡提掇呼應關鎖起伏諸法一〻氣渾成絕無痕迹方是高手

七曰繼功

文義乃是理學生活最忌心粗若功夫間斷則精神意氣便覺收攝不來構思則枯而無味泛而不切遣辭則俚而不文晦而不達故士子當講貫之暇即宜命題為文日就一二草久之則文机自然熟爛理趣自然橫溢矣昔者飛衛學射于紀昌先學不瞬即偃卧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者二年雖錐末倒眥不瞬也后學視乃以氂懸虱于牖南面而望之不置三年之后如車輪焉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絶此繼功之驗也夫射且然而况于文

乎甚哉功之不可不繼也

論極

文章家有奇古有雄傑有渾厚有豐潤有雅逸有清奧充極謂習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者是也然莫不有極之地士子造詣必須隨其質之優為者而各造其極若秦青之謳韓娥之歌與甘繩之射泰豆氏之御方成一家是故兩司馬之文漢文之極者程朱之文宋文之極者也其文不同而要于成名則一也邇來士子卑為應試之文求合主司之目雖

幸恃一第而文章絕不足為世法甚至負兼通之質者因亟于狥時降為齷齪卑瑣而尤終身不得有所成就亦足悲矣予嘗謂出處有時而文章不可加損苟詣其極則精之所通天必佑之未有不為世用者也况仰棄高明而俯就卑暗即相遇且捫心愧矣昔老蘇文雄當代卒為眉山布衣天遂大發甚二子而其名亦以聞于世嗚呼天亦何負于能文者而必欲狥狥為狥時計哉

九曰甘勞

予嘗謂讀書做文人生第一勞苦事今人語博奕飲酒輙欣欣喜語讀書做文即愀然不樂者悪其勞也然博奕飲酒未嘗不勞而人獨甘之讀書做文非不可忘勞而人獨苦之是以詩書為世流毒而尼父所以雖好學也第吾輩習此生活悍勞不得直須冬不炉夏不扇食不知味寢不帖席將讀書做文兩事備環無間譬之僧家閉關坐定從个中討出天趣即有勞苦且甘之焉則雖未嘗假此倖福而老蒼有知當不令苦心人終墮地獄矣若曰孝父遂自徒貽不量

力之說曾史屬性袛取斫栅之謂乃悖而奕焉飲而酒焉以求快此生焉噫奕酒果可以快此生哉

因之吳先生論文

論看書

學者多以看書作文分為二項故二者胥失之不知二者雖有操觚與不操觚之辯總之去皮見骨去骨見髓要以得解而止非有二也每見者書先立課程如學庸幾章論語幾章之類無惑乎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原也夫書義有思之而即得者有思之竟

日而後得者有明日又思之而後得者有力量未到累日思之而不可通姑停閣三月五月之後識見增進或重思之或他書偶觸發而恍然得者始也無從而疑既也疑究也不勝其疑至于不勝疑而悟之門哉矣愈悟則愈疑〻〻亦愈悟故學者非悟之難而疑之難也又見看書者多苦于經書之難竟只此二念可譏千里之謬夫書有積少成多之書有以一貫萬之書有索然無味之書有手舞足蹈之書有窮年故吾之書有日新一日之書積少成多者如有物十

焉吾所知者九而所遺者一迺與日者人困之以其一吾窮焉無以應也夫知且九矣而曾不能通于其一則所謂九之知者皆糟粕也非知也當其涉獵之時已自無味及涉之數過數十過其人猶然故吾耳以一貫萬者則不然不務蓄積而務開其所謂疑與悟者此疑與悟者何物也是心竅中之生机也机觸則引而益長竅開則迎而輒解故隨其所值皆可推類以盡其餘古人云三日不見當刮目相待此項工夫其于識見真有日異而月不同之妙方其思而得

之也蓋亦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然當入門之始正見未啟而旁見已扶不可不慎蓋書義之確然而不可易者惟一路而其似是而非者易以引吾思而成吾一偏之見者且十百其路故須不時提醒此心心最巧不提便拙心最活不提便死任其思之所引至于拙且死誤入荊棘而不自知者此不提醒之過也大要只是追尋聖賢語意要想聖人為何說此一句為何下此字眼聖人下字如化工肖物決有鑿鑿不移道理看一章須討關鍵在某處看一句須討

上文如何下文如何通章血脉如何但将白文从头至尾反覆玩味定是有见圣贤说话虽极精深又极平坦极现成若稍入艱深畧涉牽合即邪径矣此非打叠妄想精専静一而又無主先入不獃涵濡必不能也其傳註與白文相印者十有八九偶一二可疑不妨存吾獨見俟質有道然傳註每多涵而未發之意或不善讀註者向有以辞害志之習吾發其未盡之旨通諸文辞之外寔非悖也近聞士林多着意為新說此與文字為魑魅魍魎之談者同一無聊之計

可發一咲

論作文

文字不論奇正何如先以說題瑩透為主說題既透然後觀其運用之活與不活神氣之厚與不厚若先自先吾兩可則雖有聰明才思不過點綴眉目以為工探塗影響以蔽拙豈能逃識者肺肝之見哉然要說滑題到頭先識題夫有題之皮膚有題之觔骨吾舍其皮膚而操其觔骨故片言而有餘不然費盡心力只成一篇訓詁如辛不會傷先進題從先進字面

此題之皮膚也而先進之所以當從則題之觔骨也程講云禮樂所以養德也而養德者宜處其實不宜處其華所以維風也而維風者宜居其厚不宜居其薄以求諸實先進有焉有其實則用以治心而心乎用以治身而身正周公之懿範猶存固吾所夢想者也雖厖于俗奚恤乎以求諸厚云云正解從先進字面只吾所夢想雖厖奚恤二句餘皆解先進所以當從處寓得十分精神所謂得其解者故為從來程文之冠〇齊桓公以入國之師代楚又責包茅闕王祭

其詞甚正楚人膽落矣及齊侯陳師矜其衆強楚屈完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當是時齊桓擁八國之衆無辭以對楚服其言服其理也故文字惟理勝則神王嘗觀汪青湖文講官之奇諫云不知而不言則誤國之罪小知而不言則欺君之罪大此二言義正詞嚴遂為千古不可磨滅之論後講百里奚不諫云縱吾身受屠戮之禍何益于君使吾君有殺諫臣之名何補于國此語為奚回護可謂精巧然

惟屬回護其理不勝故較前語氣不壯而神不揚可見文字百般簸弄俱屬小技惟有根據至理令讀者心服則種々名言矣

文有不新而新不奇而奇不高曠而高曠者無他議論卓然精神發越耳夫荊棘其詞與摸糊其意二者皆文所禁也文章增十分聞見不如增一分識々愈高則文愈澹識愈卑則伎倆愈多至于伎倆愈多而品愈下內不足故外有餘此理自然無足怪者夫户必有樞船必有柁文必有一段最緊關處惟平日善

看書則識進〻〻則擾此最際關處拿縛得穴臨時信手拈來頭〻是道整容斂襟而上亦可嘻笑怒罵而語亦可雄猛如鉅鹿一戰亦可閒暇如圍棋賭墅亦可簡峻如片言折獄亦可一瀉而出如萬斛之泉亦可循規蹈矩亦可忽入九天忽潛九地亦可橫行直撞不離這箇區〻左顧右盼無所用之故夫無脩詞之擾無敷衍補綴之勞省除一切煩苛而歸諸至易至簡者無如識〻之于文也一綱舉而萬目張之道其墮落脂粉者三年而成一葉之說也操觚者盍

何不務一了百當顧眉〻焉趨其所爲用力多而成功寡者哉故術不可不慎也

如今紛〻作者儘會弄筆頭儘會粧點小世界只是不曾另闢乾坤創箇天下大觀豁人胸槪所謂另闢乾坤又非穿鑿杜撰餙奇弔詭之謂只爭箇看得破與看不破耳亦見夫戲傀儡者乎線索在手則跪拜起立無不如意夫題亦有線索矣其精神結聚處是也有數句而結聚于一句者有數字而結聚于一字者有本題而結聚于上文者有結聚于虛字者有結

聚于虛字者有不在于句字之中而結聚于句字之外者推此類不可悉舉看不破則就在微纏繩縛之中欲左則牽于右欲右則牽于左無適而可看得破時贍壯神話而翼生風如庖丁遊刃如巨魚縱壑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而不為破格風雨驟至而不為傷氣矣口成詞直攄本質而不為少文脫胎換骨前無古人而不為離旨回視戔戔小巧如置身霄漢下視塵寰兆無景物摠不入目矣大抵文字只看一篇大規模大机局何如大段卓越縱句字小疵不足介意

如神王之人區區疥癬豈能為害有一等尪羸削弱之人耳目口体無恙肌膚無恙長桑君望而却走則字脩句削而机局不佳之故也今後直須大大歛手盡力與題目鏖戰一場决有日異而月不同處勉之勉之

文之貴講貴寔尚矣然人但知講之講而不知以不講為講但知寔之寔而不知以虛為寔夫講之為講而寔之為寔說一句繞是一句說一字繞是一字其于一句一字之外已毫不能通而于一句一字之中

又渾非其解故意不透露而机不玲瓏惟夫不講而講虛而實也而後為此大部帙大歡而後極文之致總之貴議論而不貴鋪排貴抉其所以然而不貴贅其所當然然者傳其形所以然者傳其神鋪排者銖積寸累而無功議論者挈領提綱而了了故一言可當百千言反言可當正言無言可當有言以意言之為至實以机言之為至虛至于善用虛而所為精深者濬宕者皆舉之矣過此以往純乎天而人不與言者有盡而不言者無窮則係乎所養非精思力詣

之所及也

凡作性理題須着一句玄遠語不得着一句幫襯語不得玄遠者起于光景之未真而揣摩其近似幫襯者起于本質之已窮而借功于粉飾若胸中見得了了自無此弊然亦有意思見得七八分而辭不足以達之者此非辭不達之病仍是意不徹之病也朱子謂憤者心求通而未得悱者口欲言而未能畢竟是心求通而未得耳若徹頭徹尾洞見底藴豈有不能出諸其口哉至如平澹題雖無別的講貫然亦須反

覆論得痛快然後讀者快然大凡平淡題目自有精深議論非必每題另出一見然後動人且如蘇秦說六國撮其大旨不過曰割地事秦如抱薪救火此自盡之術也然此亦人人知之人人能言之偏是蘇秦爲從約長何也他到一國自有一國議論舉一國之形勢揣各國之人心搜各國之往事按各國之所重所輕描各國之所畏所苦天下机局如在目前聊䏲抵掌極文之变令傷心者哽咽不平者按劍何暇計羣羊之不敵猛虎與連雞之不能俱棲雖不舉國以

聽其道無由夫舉子業亦然若必每題另立一主意
以為新奇其謬何啻千里
或問辟調之于文何如余應之曰辟者不得已而用
之者也着一分辟便掩一分意々思到時只須直寫
胸臆家常說話都是精光閃爍何以辟為向者辟醜
極矣佳者為善用胭粉而不佳者為魍魎畫見魍魎
固太陽之所不容胭粉亦本來面目之賊也至于頓
挫屈伸自是文中絕不可少然此是文勢大段變化
倏而坦然平麓倏而峭壁摩天起者不得不起而伏

者不得不伏豈區區句字詞調為哉

思白董先生論文

論舉子業者有茅鹿門沈道立及表儀卿數公纚纚備矣然皆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者余唯華嚴字毋一字為一勢稍證以前窓稿及程式墨卷意在并與以匠巧云雖然似數他家宝身無半分錢矣

賓

昔洞山禪立四賓主主中主賓中賓賓中主主中賓

故曰我向正位中來爾向賓位中接又曰忌十成死語文章亦然一部莊子莫非寓言並無一句犯正位然未甞一句離正位若一犯正位則如逍遥齊物秋水諸篇正意不過數句可竟何得蔓衍惝奇乃爾何謂正位〻〻者主也正位如君王拱默威嚴外人莫覩而三公九卿六部五府皆承天子威光建立功業若必要天子口倡手提滴滴甚事詩則賦為主比興皆賓也易則羲畫為主六爻皆賓也以時文論題目為主文章為賓實講為主虚講為賓兩股中或一股

賓一股主一股中或一句賓一句主一句中或一二字賓一二字主明暗相叅生殺互用文之妙也故或進前一步或退後一步皆謂之賓或斤斤講而題意乃不透露是高品俗品之分蘇子瞻表忠觀碑惟敘蜀漢抗衡不服而錢氏順命自見此以賓形主也此竅要論前輩大家名家但執管者即已游于其中自不明了耳往往有單門淺學而登取科第者彼雖不知所以要未嘗不暗合若有不合則永斷入路耳第能合之則拍拍成令雖文采不章而机鋒自契今夫

農人之歌豈知聲律然一唱衆和前輕後重若經慣習雖善歌者不能易之于此見人心有自然之節奏以此机相感洒然善矣但不可作賓中賓謂于題目爲意中又入旁意則是臣子不奉天子威光擅自稱制乃野狐禅也惟賓中有主主中有賓步步恋着正意而略不傷觸乃爲賓字法門且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講者曰如有王者躬膺帝命應五百之昌期統繼神明開兩間之泰運此著寔依題目王者二字講乃犯主也中間二以云聖王之精神雖易達而欲使

天下固結于吾之精神必其精日運而世與民相貫徹焉然後耳目一而渾然其大同也明王之德澤雖易孚而欲使天下融液于吾之德澤必其澤日流而世與民相涵濡焉然後心志聯而怡然其共適也此依題講世字仁字乃犯主也會元則云治之極于仁尚矣天下無一日不以仁望于王者乃王者則未嘗以旦夕而求仁于天下此賓也吾試度之始有王者作也其必世而後仁乎惟此是主也自此以下云道至于王固轉移之下有神机賓也而治至于仁則大

化之成無遠效主中實也德教所數不崇朝而通天下可矣此實也然可以適天下不可以深入乎天下此主中實也試舉一世而時雍之是實也是必世而後能也此主也王者日以其精神心術與天下相流貫此實也而至于一世此主也則所陰施久矣此實也天下所以咸若其化也此主也不然非悠遠而求博厚能乎哉此實也信乎未至于世雖欲有恭恭之續而亦不可得也功深則弗可驟也此實也既至于世雖欲無熙熙之俗而不可得也化積則弗可掩也

此主也而曰雖欲無曰不可得是主中賓也以此推類靡文不有

轉

文章之妙全在轉處轉則不窮轉則不板如游名山至山窮水盡處以為觀止矣俄而懸崖穿徑忽又別出境界則應接不暇武夷九曲遇絕則生若千里江陵直下奔迅便無轉勢矣文章隨題敷衍開口即竭須于言盡語竭之時別行一路太史公荊軻傳方叙荊軻刺秦王至始皇環柱而走所謂言盡語竭忽用

三箇字轉云而泰法自此三字以下又生出多少烟
波制義如成弘間大家元氣渾灝勢取直捷轉處無
形至文恪公蔡景公二節文則珠走盤而不出于槃
理于此法矣甲午廣西墨卷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至
容有疑君子之厲之者矣此處題意已盡他却轉云
見非君子之真厲之也得此一轉又增出幾行文字
此其易見者但拙者爲之則頭腦多而不適劲病在
不審賓中之主

　反

文字從反語曰文者言之變也又曰擬議以成其變
化作文謂以變合正古文聳動人精神者莫如國策
〻士游說不曰不如此不利而曰不如此必有害其
所以敲骨打髓令人主陡然變色者專用此法也字
獨策士且如論語中說管氏樹塞門若正言之則曰
管氏不知禮可等明盡却又曰管氏而知禮孰不知
禮此反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若正言之只宜曰管
仲有仁者之功却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反
也韓昌黎說周公好士正言已盡却又一反云向使

周公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〻如是而無聖人之才而非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寧止吐哺握髮之勤而已哉得此一反并吐哺握髮精神奇警又如賞諂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聖王不能以化天下亦其例也時文有全篇用反者如君子三戒〻〻之在色戒鬪戒得等只應痛說色鬪之爲害而戒字意自明若隨題講云若何以戒之則俗格矣又有丙子南京鄉試卷講堯以不得舜爲憂云由是觀之堯一日而無舜則訖與俞禹益舜一日而無禹益則訖與拯昏墊

之害而登天下于平成堯一日而無舜則孰與命稷契舜一日而無稷契則孰與拯阻飢之民而躋天下于揖遜然則憂舜之不得者堯也君道也憂禹皐陶之不得者舜也相道也此皆反循又有癸酉南京江文明脩身則道立墨卷講完修身則道立云不然天下雖有覲刑之心而君極未立其何以近天子之光試淂此一反則則字精神遂露便有責望哀公意不止說效矣又如癸未孟子程文講孔子有見行可之仕句云不然東周之志三代之思將托之空言矣皆

是淡中設色

幹

李長吉云筆補造化天無功此幹之所自始也以時文論雖聖賢語豈無待作者斡旋處如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既平世矣何為却須三過其門不入程文則云蓋洪水艱食天下雖若猶未平也而君明臣良則天下有所賴以平也出人意表又如壬子南畿墨卷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他人講不可小知只隨題講去若將謂君子于細事全不理會孫

演卷則云故以一事之盡善而謂其為君子焉吾意君子不如是之隘也以一事之未善而謂其非君子焉吾意君子不如是之淺也果可以小知乎我場中得此四句遂作擧首故缺漏處須用意斡旋

代

代者謂以我講題只是自說故又代當時作者之口代寫他意中事乃謂注于不涸之源且如莊子逍遥篇說鷽鳩笑大鵬須代他說曰我決起而飛槍枋時則不至亦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此

非代乎若不代只說鷽鳩笑亦足矣又如太史稱燕將滑魯連書云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齊人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此非代乎又如蘇老泉易論聖人云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非代乎將文如壬戌會試事君能致其身㬅卷云仰觀于君則知君即吾之元首而不有其身者乃所以不負其君也此非正講乃代之耳又如邵北虞陶應問曰文云居舜之地詠舜之心必將日在朝廷則情為重滋為尤重而情旁于

不可奪在海濵則天下為輕親為重而法泯于無所加皆是代也又如癸酉南京江文明小大之臣至承弼厥辟墨卷講云若曰一言之失將不為聖德之累乎此句亦代也凡作文原是虛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牽由人非執定呆煞者也

飜

劉勰曰詞徵實而難巧意飜空而易奇夫飜者飜公案之意也老吏舞文出入人罪雖一成之案能飜駁之文章家得之則光景日新且如馬嵬驛詩凡萬首

皆刺明皇寵貴妃只詞有工拙耳最後一人乃云尚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便譏盡從前罪因曹操有疑塚七十二古人有詩云直須盡發疑塚七十二已自譏矣後人又云以操之奸安知不慮及于是七十二塚必無真骨此又譏也昔齊鬼說著解結鄰國以必不可解致齊王齊王令鬼說解之鬼說曰此結不可解臣乃以不解解之也此非翻乎又如法眼和尚曾問徒弟曰猛虎項下金鈴是誰解得人多不能對其後有一僧出曰繫解得此非翻乎時文有

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東云有堯舜爲之祖父則雖有朱均之不肖而無改于唐虞之令名有幽厲爲之祖父則雖以宣平之中興而無補于二君之逆德又云不然則暴其民者得一賢子孫是矣何足惧哉此善擲案者也唐荊川匹夫而有天下文云舜不遇堯一畊稼之夫而已矣禹不遇舜一崇伯之子而已矣溫托齋何事于仁程文上半篇云仁道至大有自一端而言者有自全体而言者如一念之善仁也推而言之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亦仁之極

功耳如一事之善仁也極而言之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亦仁之大用耳若必以博施濟衆而為仁則一事一念之善將不得為仁乎若一事一念亦得以為仁則博施濟衆盖不止于仁矣聖人能之乎俱是翻格

脫

脫者脫卸之意凡山水融結必于脫卸之後謂分支擘脉一起一伏于散亂節脉中直脫至平夷藏聚處乃是絶佳風水故青烏家專重脫卸所謂急脉緩受

緩脉急受文章亦然勢緩處須急做不令扯長冷淡勢急處須緩做務令紆徐曲折勿得埋頭勿得直脚如乙酉南京墨卷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講完至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此處是急脉從天性墨卷云然存一太公之心毋論昏明矣達一不倦之教毋論智愚矣故自問我者而觀一空空之鄙夫也若不可以盡知也自我應問者而觀即人人有良知也無不可以與誨也此是急脉令緩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至為政不因先王之

道此緩脉也袁茂英畧卷云君人者選治于上則先
王之丘陵在有操更張于成憲則悖矣施澤于下則
先王之川澤在有作聰明于舊章則昧矣此是緩脉
令急又如使禹治之此急脉也程文則云以上則君
憂臣勞而弗恊以下則父舍子用而不疑凡以為天
下而已此急脉令緩也禹掘地而注處急脉也瞿卷
則云水之為民患者水之未有所歸也而未可以力
排也于是乎掘地而注諸海焉此是急脉令緩述而
不作至信而好古有許多推原此緩脉也壬午陝西

程文則云我惟篤信好學是訓是行而已焉用作乎
此是緩脈令急

擒

杜子美曰擒賊先擒王凡文章必有真種子擒得真
種子則所謂口口咬着又所謂點點滴滴雨都落在
學士眼裏且如王文恪部北虞皆有五就湯五就桀
者伊尹也文字若以縱橫說客論即作似勝但文恪
小講云擇君而事者智士之所以定其交也委心不
不變者忠臣之所以介其守也而伊尹則有不必然

者便高出鄧公幾等何則此題真種子要在何以回而鄧却單做伊尹五就雖詞章揮霍已離于宗故不得爲大家已卯石崑玉舜亦以命禹墨卷承即云道至于中則不宜有所異也以後云中之上本無所加而聖人又何所加于此中之上也乎此是題中真種擒得此不必照顧亦字而未嘗非亦字矣行已有耻題陸會魁云士之才也貴于有守而才也擒也蕭會元如有王者破云無近功者也一篇主張不出此三字魏崑溟破云志其處也便自走作此全在有識

離

文字最忌排行貴在錯綜其勢散能合之合能散之離者散也左氏晉語云太子之善在于早論教與選左右早諭教選左右是兩事也賈誼政治疏却云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于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此是早諭教下云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此是選左右以此二事離作兩段亦不排

比自六朝以後皆畫段為文少此氣味矣時文始出門如見大賓四句主敬行恕後來即板也陶石簣作此題先將出門使民二句相對却用一過文另做已所不欲破板為活又如索隱行怪全章庚辰會試卷講至末節却以君子依乎中庸對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雖一串做總有痕迹惟劉廷蘭講四以云故君子之依乎中庸也擇之也精而依之以為知者不惑于似是之非守之也一而依之以為行者不淆于他岐之惑由是而遯于世焉吾安之而已由是而不見知

于人馬吾所悔而已深得離之趣

繼山王先生論文

世多謂經義取士之後士爲括帖來縛得人不如前代之盛此大不然自存舉法殿書判詩賦與今之經義皆借以觀人耳觀人之法愈平寛則愈難矯飾愈簡約則愈有規模自古以詩賦取士而亦限韻命題類如見戲者如黍豆氏教造父于寸木上御馬正欲不盡人之才才不盡而後所養之淺深造詣之生熟可測驗耳

高皇帝深明此意倣宋遺制為此非難非易之法稱量豪傑又別有二三場以盡其胸中所欲言而前場則原不責之馳騁也今後言時藝者又謂時藝羽翼聖真可與傳註並傳此則大過傳註不必俳偶所以俳偶者正有深意耳試即吾輩熟習之人而細說其文正如繪出心肝一般若後場則取材泛濫不必皆矣天下有無文而有竪立者有能文而無當于用者若怪謬浮誕之文而責之以識見功業萬萬無有學者務當体我

聖祖設科之意而無自描影子貽識者之咲可也

論語之文極高故卑極深故淺思孟之文以卑證高以淺證深此理學之宗而亦文章之宗也紫陽先生得註非必盡是理欲知行動輒分為兩截正如好座堂房零星夾斷然未有拋家棄產悅珠官梲宇之麗而攗以為己有者我

聖祖解經測天初未嘗純用宋儒而卒以取士蓋以為人有異學則國有異政與其適放無寧支離故去彼取此

先輩之貴用經語也匪是則弗典與曰否六經之典時執氣類也大凡同類之物以襯帖則有情以牽綴則無迹如傳奇之詞曲吏胥之文移不作一文人口語始為當行今以二氏語作孔孟文已自不合腔而況作者原不知二氏不過口頭數語塗陣便攛而已且無論于題貼不貼而試究其本大字義云何豈無啞然而失笑者乎若今日以後所用之二氏則又今日時文活套之二氏也愈傳愈訛吾不知其所終矣

文章之法總不離于人情情生于題情之用在勢要

不出于鹿門所謂認題布勢數條顧涇陽袁了凡更詳言之可不具論〻其大者認題以題為主題有定法書法所謂朋字當側止字當扁點畫必重引帶必輕執之欲緊者也布勢以我為主我無定法書法所謂一字之体定于初下筆就一字中又有許多变如此起者當如此應運之欲活者也其外爾我相形之法揔屬認題開闔相生之法揔屬布勢得題得勢者如西方聖人不假匀師外道但〻其耳輪目廓而六通之用自神蓋題中本色詞意驅使不盡豈藉他求

惟夫題不分明勢不在我而始不免馳騖于題外為奇搜剔于題中為奇是皆病在不足非有餘也而人遂真以為奇過矣且文者代吾之言而并以代聖賢之言者也凡人之言胷中了了者必直捷簡易而憒憒者必艱澀支離理直者必開口見心而理曲者必躲閃縮舌冀定者必寬舒徐緩而率爾者必急遽周張傳寔者必援甲證乙而憑虛者必指天畫地勸諭者必和顏下氣而恐喝者必怒目睜眉誓衆者必巷語街談而召鬼者必胡音梵字門高者必直道家世

而卑寒者必妝點貴游厚積者必自諱豪奢而暴富者必侈言渴意遠識者必沉默處後而淺見者必議論風生知言之情則今日之號為奇者病在有餘乎不足乎可以媿矣

鹿門所云練格〻者品也品之貴賤清濁傳之久近係之大要只在雅俗二字耳人知雍容文物者之為雅而不知清真遊曠典重老成者之為尤雅也人品闒茸膚淺者之為俗而不知濃粉厚墨折腰齲齒者之為尤俗也天下無不能認題之名家無不知布勢

之高弟至于練格則難言之守溪之後惟荆川最清最貴其旁出而迥然絶塵者惟震川耳鹿門昆湖方山尚有擬議自茲而外邈乎遠矣

繭中生有法也謂如從根丵枝以梅傳杏非龜之毛兎之角也寔題虛作法也謂如醉糯使不粘口非畫餅可代充腹也粗題細作法也謂裁縫密貼平非謂蛛絲可紉布帛也淺題深作法也謂如鑽石求火非剩山而望泉也學子常離形照影于本來面目毫不相涉釋卷而測題十不得五六者有矣可嘆也

鹿門云文之不宜于今者皆得古皮肉眉髮耳若會其精神無不合者近世学術膚陋或剽古人皮肉眉髮尚有少分相應否則杜撰一種似古非古之語以冀詭遇而默會其精神法度者必共獸棄矣豈惟時藝今之論人品文章皆然

文無奇正總之有一段真精神識見則善矣世傳馮開之云士子薄偽平淡作偽神奇主司厭偽神奇收偽平淡常太息于斯言當壬午乙酉之交有司尚一奇膚淺文字而余料其必有今日何也均之為偽則

偽平淡必不足以勝偽神奇者勢也偽奇約有數種舍昭〻求冥〻去堂皇覓窟穴者類字奇醋醢子史齷齪餖飣者類詞奇顛倒主客頭長于身指大于股者類格奇去此數項偽奇則自不能奇而真奇乃見矣譬之售朽木者必飾青黃剔去青黃則依然朽木欲正文体者但亟直去偽以辨真且不必以奇正分低昂也

余歎後生讀先輩文其人讀竟笑謂朴淡不足學余曰不然是子心粗耳試就先輩作過題極力作一篇

得意文字細細比量彼數句便躍然而我百十句尚恨未盡彼滔滔說去一句打轉而我一步一顧猶恐失之彼撇撇脫脫若咏若游而我粘皮帶骨句雕字鏤彼隨手駕搭自然有勢而我非牽一架子則不能得勢彼隨題敷衍自有話頭而我非發一議論則別無話頭彼有首便有尾而我逐股逐句為首尾彼短文勢反汪洋而我長文勢反急促彼詞了意不了而我意了詞不了即有奥思奇句發前人所未發而三復思之乃多是不必作不當作者則我之不及古人

遠矣

文之用世無不達者文之傳世無不老者然天下又未有不達而能老者也從來古文大家必不欠此二字擬捨累達浮豔累老震川以後縱有才雋未免逐塲古道之復吾不得而見之矣

文章有一字訣乎曰緊緊非縮丈爲尺賦尺爲寸之謂也謂文之接縫鬭筍處也古人布局寛結構緊今人布局緊結構寛巧者如駿馬蹇淵拙者如駑牛登山自來文章詞曲書法與法皆不出此一字吾蓋知

之而未之逮焉

嚴滄浪論詩云詩有別才非關學也然非多讀書則不能工惟時秇亦然上乘之文着不得一句學問乃類極膚淺者而真膚淺文却自不同天下惟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此非具隻眼人不能辨也今人見時文中斑〻駁〻好用古書者便道有學問此正是學問少耳若學問到家見得古人真處下筆之時如織絍綜梭〻項接何處可下襍色又如食前方丈下箸自然不輕有司但能令士子寔〻讀書則文体不期正

而自正矣

今世有歐陽公文体可即正乎曰甚難彼劉兌等輩皆胸中實有文章不過故為奇恠以投時好一機轉即正矣若今人粗知章句已為近日時文惡套蟠據胸中譬人生不識菽粟〻〻何由而進臨塲之時一班後生爲非遲鈍不能变化者類皆撫唇鼓掌慕爲新奇其平日苦心積學之士即欲倉皇改步而常苦意歧而歧反不如少年墨濃筆飽粗豪動人則有司之所好友所令勢也士子之從好而不從令亦勢也

文体何由而正故釐正文体不在口説亦不在臨時
非以真精神寔唱而徐導之雖三令五甲祗為戟耳
然則應制科柰何抑有道乎無也曰是固在有無之
閒但利鈍與工拙二途不可混言也請略論之凡文
之蓬蓬勃勃如釜上氣者利之徒也掩掩抑抑如窓
蹴風者鈍之徒也鮮鮮潤潤如叢花帶雨者利之徒
也矛矛直直如孤幹孽風者鈍之徒也活活潑潑如
游魚飛鳥者利之徒也悉悉率率如虫行蟻息者鈍
之徒也如物在口探之即得者利之徒也其結嗇喲

巿若嘔若哇者鈍之徒也如冉在世古色敗弊者利之徒也如鐵在水黯然沉碧者鈍之徒也宮商襍奏嘈然滿耳者利之徒也獨坐彈琴如怨如慕者鈍之徒也大抵明潤象春而柔嫩亦象春暢茂象夏而穠襍亦象夏高潔象秋而蕭索亦象秋老成象冬而閑塞亦象冬春主發榮夏次之秋又次之冬則剝矣得春夏氣多者即初學或速售得秋冬氣多者即積學或久淹此常理也蓋相文之法大類相人惟以神氣為主非必五官六体事事稱量乃為無失相文者但

疾讀一過利鈍之分十可得四五若細〻求之則十無一驗矣大凡初學從詞氣入者名走易路早發則已不發則遲迴審顧或英華消落而迄至于無成從理路入者名走難路雖未必即發然久則鍛鍊愈精神王骨堅而終獲功于末路其間又有少年老成遍捫微致遍攻其失而成者又有兩失所擬而敗者有以一日之長掩平日之短而得者甚或有偶值一日之短反平日之長而得者參差不齊此則有天主之而吾所謂四時之氣又不足以盡利鈍也彼摘字句

為瑕瑾擾成敗為蓍龜妄以一人之目聽決衆目又
或附會衆目為一人之目者則吾所不敢信矣